

10月1日的诸城弥漫着节日的气氛。而在离县城25公里之外的祥和木业厂区,工人们正忙碌地打磨着一批彩色的“米奇椅子”。两天后,装好两个集装箱的8000多把椅子就会运到丹麦。所得的两万多元利润马上就要用于被烧伤的临时工马秀春的后续治疗。

厂方咬牙拿出170万 二百工友加班挣药费

一家民企与烧伤女工的不离不弃

本报见习记者 王茂林

♥ 16次汇款

秋收时节,守在重症监护室的妻子马秀春身边,张佃华还来不及想象家乡一片农忙的情景。经过11次植皮手术,妻子脱离了生命危险,他紧张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些。

9月30日下午,张佃华收到了祥和木业汇来的6万元钱,这是公司的第十六次汇款。他心里平添了许多踏实,植皮手术基本完成后,妻子也不需要那么多药物了。也就是说,每天花去公司的钱,终于可以少一些了。他一直放不下一分沉甸甸的情谊:两个多月里,为救治烧伤的妻子,公司坚持支付了170多万元。

马秀春是在7月4日早上被烧伤的。她是诸城祥和木业的一名临时工,在包装车间工作。7点10分左右,喷漆车间的喷漆设备突发静电打火时,她正在附近忙活着搬货。得知失火了,她来不及多想就冲进车间,把地上的一桶“水”泼向了着火点。她全然不知,这桶“水”其实是化学熔剂,着火点一下子变成了大火,她被严重烧伤。

工友急忙把她送到山东省诸城市人民医院。伤情很严重,医生说,马秀春的生还可能只有30%。为了尽可能地保住马秀春的性命,7月6日,公司决定把她转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附属医院救治,但那意味着巨额的治疗费用。(本报10月2日曾报道)

张佃华只是诸城市宜林置业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女儿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参加工作,儿子读高中,上有老下有小的他面对被重度烧伤的妻子,一时之间也慌了神儿。在他们的小家面临风雨飘摇前,一双有力的手臂挽救了他们。失火当时,公司董事长崔林正在济南谈业务,听说此事后,崔林来不及吃早饭,就赶忙回到了诸城。“不惜一切代价,先救人!”崔林的态度十分坚决,虽然他知道自己厂子只有四个生产车间,资金并不宽裕。



◀10月1日上午,在祥和木业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班加点地工作。 本报见习记者王茂林摄

♥ 公司的困境

“我们有严格的规定,失火时,无论如何,首先要安排工人撤离。”崔林告诉记者,祥和木业是重点防火单位,在企业安全生产上一直受表彰,没有出过岔子。

但这次马秀春被烧伤,他心里只有愧疚。“马秀春是为了救火才被烧伤的,她对厂子这么有责任心,救她当然是厂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包装车间工作的马秀春并不熟知喷漆车间的工作流程,用工友们的话说:“她很勤恳、热心,有脏活、累活总是抢着干。”

10月1日,张佃华给记者传了医院收据的照片,上面十几个清晰的数字,都来自于公司的汇款。

记者从崔林口中得知,9月20日左右,当医治马秀春的费用达到一百多万时,公司就出现了流动资金周转的缺口。祥和木业是一家小型来料加工企业,主要的客户在欧洲和北美市场,年出口产值大约在3000万元,正常的流

动资金需要300万左右。

8月,丹麦一家客户在青岛的中间出口商听说了企业的困境后,给他们支付了十万美元的预付款。而这十万美元的预付款,维持了马秀春一个月的治疗。

♥ 两百工友的心

在祥和木业厂区西南角的宣传栏上,贴着满满的红色的捐款名单。记者数了数,上面有将近两百个祥和木业员工的名字。后面的数字是50、100,直至1000、2000。这些和马秀春一样的普通员工们,月工资只有1500元左右。

捐款名单上,记者发现了一个“窦腾飞”的名字,单位是“贾悦镇中心初中”。祥和木业的生产经理解中阳透露,窦腾飞是他们厂一个员工的孩子,暑假在厂里打工赚了一百多元,这次一下子捐了五十元。

“全厂没有不捐的,连看大门、烧锅炉的都捐了。”祥和木业总经理马建华说。

员工捐款的事让崔林内心很

受触动,可军人出身的他道不出太多的感动。得知员工自发为马秀春捐款四万多元后,崔林只简单地说道:“捐吧,自己人更要捐!”

建厂以来,他带领员工做了很多捐助的善举,也为员工和家属做了很多。捐助当地失学儿童的活动,祥和木业坚持了十多年。“家里有老人去世,厂子会给我们300元的慰问金。生病需要去医院的话,厂子会派车送我们。”提到为员工的付出,员工们都很感激崔总这位好老板。

♥ 无怨的加班

有了一百多万的治疗费用,马秀春的性命算是保住了,然而,摆在崔林面前的,又是救厂子的难题。“还有两百口子人等着吃饭,这是我更大的责任。”

祥和的办法是只有接更多的订单。用崔林的话说,就是“加班加点,生产自救”。

10月1日,在包装车间,记者见到了马秀春的工友王洪芹。当

天,正是她和几位姐妹护送马秀春去的诸城市人民医院。说到病痛中的好姐妹,王洪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她遭这么大的罪,我们平日里处得不错,真不忍心啊。”王洪芹家里还种着两亩多玉米地,到了这样的关头,她也顾不上家里了,一早就来厂子里加班。

“现在马秀春和厂子面临这么大的困难,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只有多干活,给厂子多挣点儿钱。”说着说着,王洪芹又哭了起来。

解中阳说,因为接了更多的订单,“十一”假期,为了保证生产,工人们最多只能休息三天。“他们当中很多人和王洪芹一样,家里还有好几亩玉米等着收。”因为救治马秀春,员工们8月份的工资也没有发放,但他们丝毫没有怨言。

有件事让崔林对厂子走出困境充满信心,前几天得知祥和木业支付一百多万救员工的事情后,有网友发了这样的帖子:“跟着这样的老板,不发工资也愿意!”

崔林说:“现在全厂上下一心,救马秀春,救厂子,靠的就是不离不弃的信念!”

连绵秋雨摧落棉桃

棉花减产降价棉农忧心

本报记者 李金金

棉花收获的季节,本报记者趁国庆长假,回了趟老家菏泽市成武县大田集镇李楼村。村里差不多家家都种有十几亩棉花,记者调查得知,今年雨水多,一亩地棉花得少收两百多斤,棉花价格也从去年最高时的7元多一斤降到现在的4元一斤。

10月1日一大早,记者来到了李楼村自家的棉花地,地里的土壤很潮湿,部分田地还存有一片一片的积水,有的村民不得不穿着雨靴拾棉花。9月28日家里又下了一天的雨,雨水虽然不大,但今年夏秋两季雨水很勤,地里已经“喝足”了,多余的水分都残存在地表面。

田地每隔上几十米就会有约有一亩多地的沟,大家习惯上叫它“太阳沟”。一位村民说,本来沟里的棉花长得很好,结果在农历七月十五左右一连

下了几天的雨,沟里头存了水,看着正在上挑的棉花,村民用水泵把沟里的水抽到了不远处的小河,结果刚抽完又一连下了几天,又存了水又抽……一连抽了三次,结果棉花在结桃的关键时候死了。

“今年种上地得到农历十月了。”记者的家人说,去年八月十五收棉后就开始栽蒜了,蒜种晚了,明年肯定长势不好。

一棵棵棉花足有一米多高,深绿色的叶子,从表面上看似看不出今年的棉花与

往年有什么不同,一位村民扒开一棵棵棉花,只见上面棉花桃稀稀落落,多的也不过二十多个,按照往年,一棵棉花能有五十多个棉花桃,“刚上挑的时候棉花可好了,整棵棉花从上到下都是棉花桃,可是一下雨,特别是连阴天,棉花最怕这个了,未成形的棉花桃都落了。”

“一亩地至少减产两百多斤。”虽然今年的棉花还没收完,但村里的人聊天时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话题,去年一亩棉

花能收500多斤,而今年能收300斤就不错了。记者的一位叔叔说,往年这个时候,他家里的一间房子,棉花几乎都堆放到一人多高了,但是现在半人高也不到。

“最近听说棉花4元钱一斤,估计还得降。”记者的妈妈说,去年棉花价格最高时达到7元多一斤,不过去年大部分棉农都卖的是5元多一斤的价,去年平均一亩地能卖到两千多元,而今年一亩地估计只能卖一千元。



▲一棵棉花上棉花桃屈指可数。 本报记者 李金金 摄